

夏衍全集

戏剧剧本（上）（下）

戏剧评论

电影剧本（上）（下）

电影评论（上）（下）

文学（上）（下）

新闻时评（上）（下）

译著（上）（中）（下）

懒寻旧梦录

书信日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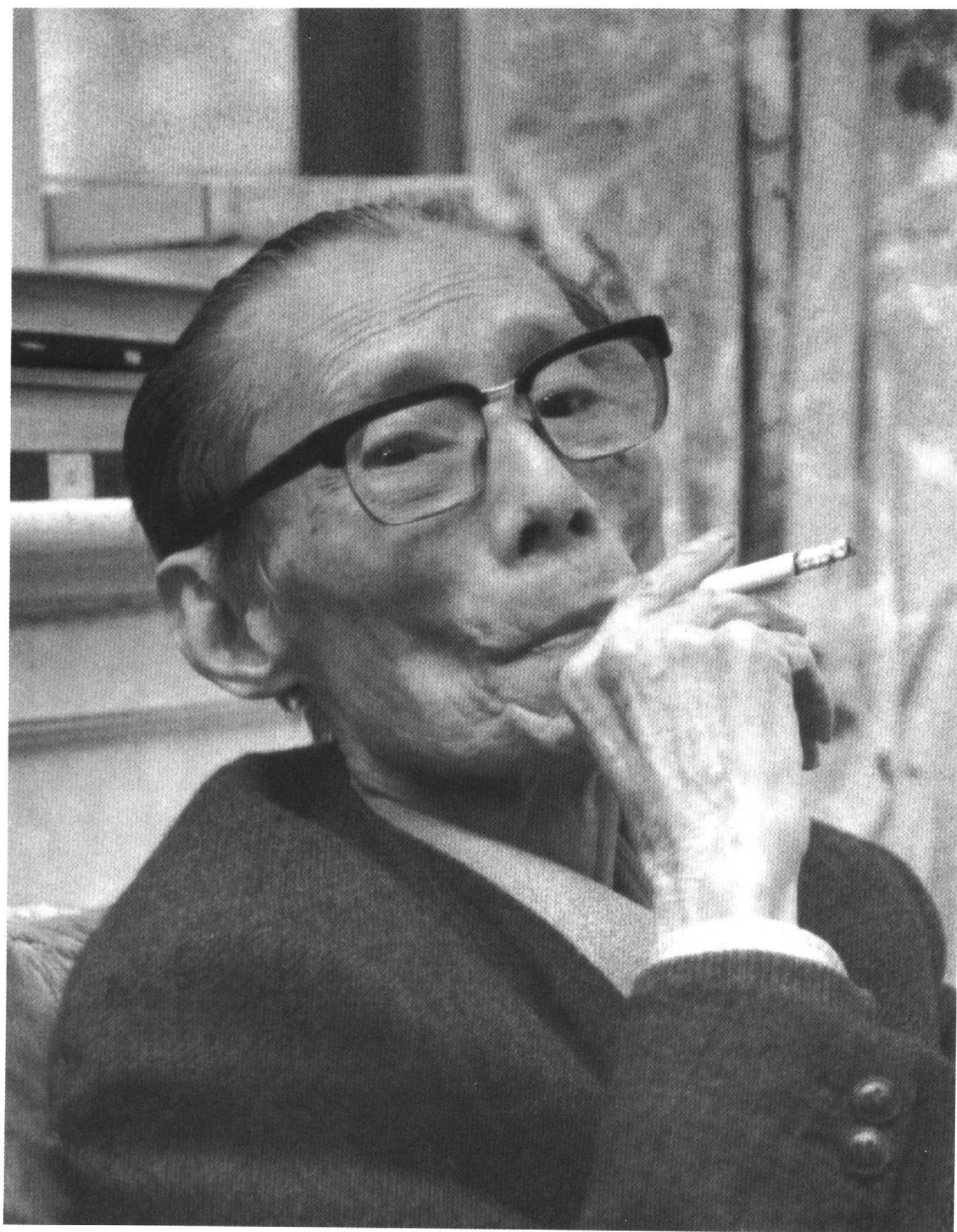
夏衍全集

苗子
敬題

戏剧剧本（下）

刘厚生
陈坚
编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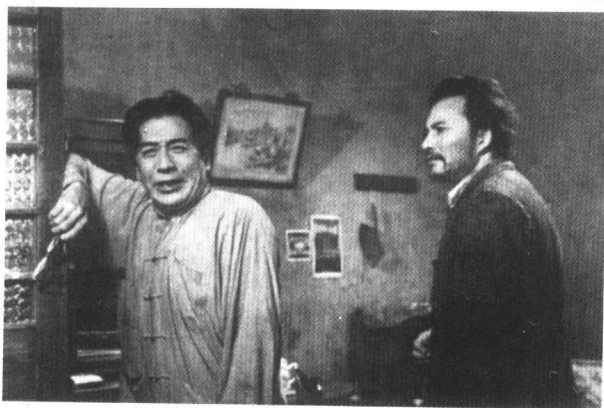
夏衍（90年代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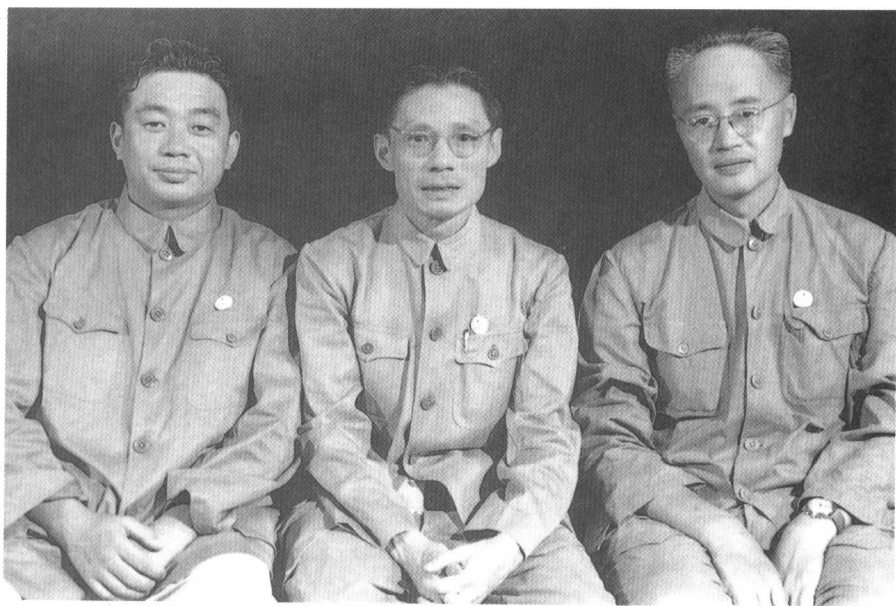
《芳草天涯》剧照。



《复活》剧照。



《上海屋檐下》剧照。



1950年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任上。右为副院长黄佐临，左为副院长吕复。



尊敬的夏衍先生，

今年十月二，三两天我在电视上看了由您写的“在上海屋檐下”改编成的连续剧。我和几个朋友看后很受感动。

您用自然而朴素的语言，描写了上海三十年代一些人的困苦的生活，引起了我们的同情。您塑造的人物，不仅在中国，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有典型意义。剧中的演员完全进入了角色，表演得真实，自然。我永远不会忘记彩玉，匡先生，和他们的小葆珍。

我应该感谢您，给了我们艺术上的享受。

希望您再给我们，给中国创造更多的杰作！

馬騰

法国大使馆公使

于北京

1982. 10. 11

法国公使给夏衍的信。

本卷说明

本卷收入夏衍1943年至1958年创作的舞台剧本10部,包括多幕话剧、独幕剧等形式,其中有合作剧5部。夏衍与他人合作的剧本以往只见《戏剧春秋》,此次将难以一见的夏衍参与执笔或整理的集体创作《保卫卢沟桥》、《黄花岗》首次编入,以全面展示夏衍话剧创作的面貌。夏衍谈及自己剧作的创作和演出的序跋类文章以往较为分散,这次均集中到一起,作为附录置于有关剧作的后面,便于读者参阅。

目 录

复活(六幕七场话剧)	1
附录:改编《复活》后记	72
离离草(四幕话剧)	75
附录:记《离离草》	148
芳草天涯(四幕话剧)	151
附录一:前记	236
附录二:《夏衍剧作选》代序	237
考验(五幕六场话剧)	243
附录:后记	309
啼笑之间(小喜剧)	311
保卫卢沟桥(三幕话剧)	323
黄花岗(四幕话剧)	377
风雨归舟(四幕话剧)	449
戏剧春秋(五幕四场话剧)	523
附录一:后记	636
附录二:新版后记	639
草木皆兵(三幕话剧)	643

复活

六幕七场话剧

《复活》作于1943年春，根据俄国作家列夫·托尔斯泰同名小说改编。重庆美学出版社于1943年5月初版印行，署名夏衍。现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9月版《夏衍选集》收入本卷。

- 人 物 马 夏——姑母家的女仆。
马多娃——姑母家的女仆。
奇 洪——姑母家的男仆。
特米德里·伊凡诺维支·涅赫留道夫——公爵。
素菲亚——涅赫留道夫的姑母。
玛丽亚——涅赫留道夫的姑母。
卡丘莎
阿格拉芬·彼得洛维娜——涅赫留道夫的女管家。
史德邦——乡下人。
那它莎——涅赫留道夫的姐姐。
伊格纳底·尼福洛维奇·拉果普斯基——那它莎的丈夫。
眉 西——涅赫留道夫的女友。
科萨柯夫——银行家。
狱 卒
农 民
女 囚
玛丽·潘甫洛维娜——女政治犯。
维拉·杜赫娃——女政治犯。
侍 女
典狱长
看护长
埃斯狄若夫——药剂师。
西蒙生——政治犯。
阿那德里·克里淑夫——政治犯。
格雷哥里——政治犯。
囚犯数人
军 官
小女孩
乡 人

第一幕

[三月底,正当“复活节”的星期四,晚上。

[春雪已经开始融解,天气还是很冷。

[巴洛洼村的一间贵族别墅的寝室,左边是旧式的床,再左,有门通浴室,右边有出入门,正面一排大玻璃窗,远远地可以望见村后的雪景。凭窗,白桦、樱桃已经在吐芽了……

[天上,星和月亮。

[从屋后不远的一条小河上,时时传来冰裂的声音,马车铃声,雪橇轧雪的声音。

[老女仆马多娃正在铺床,十四五岁的小女仆马夏拿着水瓶进来,放在桌上。

马 夏 马多娃,你息息吧,让我来。

马多娃 (看了她一眼)你,懂得什么? 特米德里少爷是爱整齐的。(把铺好了的床毡看了又看)水瓶里有水么? 毛巾什么的,都准备好了?

马 夏 嗯。

马多娃 (絮絮地)你别以为我老了,我的手可没有老啊。我见过大世面,以前,这屋子里上上下下,哪一件事情不是我做的,摩特略娜整天喊到晚,这样拿来,那样弄好了没有,自己什么也不干。哼,什么女总管,嗓门儿倒不错。

马 夏 瞧,马多娃,你真是,说上了就说不完,时候不早了,姑太太们快回来了。

马多娃 早呐,复活节的钟还没有响。(又像自语似的)那时候,小特米德里还只有这么高,在这屋子里念书;现在,居然也留了小胡子啦,唧,路上见了,也许会不认识了。(暗暗地笑)特米德里爵爷,哼,穿了军服,真像一个大军官了。

马 夏 (低声地)不是说爵爷要去打仗?

马多娃 对啊,去打土耳其,本来,今天就要走的,好容易留下来,过了复活节……

[远远的钟声。]

马多娃 啊!(画十字,虔诚地)耶稣复活了!(抱住马夏的头接了一个吻,急急地)快,把屋子收拾好,姑太太们跟特米德里就要回来了……

马 夏 (笑了笑)你得改口了,叫他爵爷,老是特米德里,特米德里的……

马多娃 对了,(想了想)尽管他客气,还是叫我老妈妈……

[室外,高嗓子的喊声:“卡丘莎,卡丘莎!”]

马多娃 (皱了皱眉)又是喊,又是喊!

马 夏 (很快地开了门,在门口向外喊)摩特略娜,卡丘莎到教堂去了,跟姑太太们一起的。(又回来)

马多娃 坐马车去的?

马 夏 唔,穿了白的裙子,大家都说……卡丘莎真漂亮。

马多娃 (抢着)野孩子也坐起车来了。(又咕嘈起来)哼,一个私生子,要不是我,早给她妈妈淹死了,现在,给这两位老姑太太宠着,穿得好,吃得好,“小大姐”^①,变了“大小姐”了。

马 夏 (收拾好了正要出去)又是,……卡丘莎坐车,跟你什么相干……
(开门)

马多娃 等一等,特米德里也坐了马车去的?

马 夏 (一个字一个字的)特米德里爵爷!

马多娃 (改口)对了,特米德里爵爷,也坐马车去的?

马 夏 不,他骑马去的。(望窗外)啊,他们回来了……(急奔出去)
[门外冲撞之声。]

① 中国江南吴语区对婢女的俗称。

[奇洪在门外声：“你忙什么？”

[马夏忍着笑的声音：“那么你呢？”

[脚步声。奇洪上。

奇 洪 收拾好了吗？爵爷跟姑太太们都回来了。（把一束花交给马多娃）插在花瓶里，你知道特米德里爵爷是爱花的。

马多娃 （一边把花插好）回来了？现在哪儿……

奇 洪 村里人知道他来了，等在门口给他拜节，伊凡老头儿还送了他一个大彩蛋……

马多娃 这都是为了他心肠好，看得起乡下人，住在这儿的时候……

奇 洪 （不理睬她的絮聒）什么，茶炉生好了没有？特米德里是爱喝热茶的；（走过去摸了摸茶炉）好，茶很热。来，咱们去接他吧。

[二人正要下场。

[一个声音：“你在前面走吧。”

[另一个声音：“亲爱的，留心台阶。”

[马多娃和奇洪开门迎接。

[特米德里·伊凡诺维支·涅赫留道夫和他的两个姑母——素菲亚和玛丽亚——上。

涅赫留道夫 姑妈，您放心，这儿有几步台阶，几块砖，我都还记得很清楚……

素菲亚 瞧，这就是你以前的书房。这桌子，这床，连这些陈设，我们一点没有动……

玛丽亚 还有，这个圣母像。

涅赫留道夫 真是，回到这屋子来，就像是小孩子了。（看看屋子，抚摸一下桌子的陈设之类）日子过得真快。

马多娃 （规规矩矩地走到涅赫留道夫前面）特米德里爵爷，耶稣复活了。

奇 洪 （差不多同时）耶稣复活了。

涅赫留道夫 （愉快地）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奇洪。（对马多娃）我的老妈妈，（拍拍她的肩）你真清健，一点儿也没有老。

玛丽亚 （用一种故意将对方看作小孩子的姿态和口吻）唔唔，特米德里，当了军官，难道连宗教的规矩都忘记了？

素菲亚 对了,照乡下规矩,复活节的晚上,不论认识不认识的人,都要道贺和接吻的……

涅赫留道夫 (笑着)对了对了。(和奇洪、马多娃接吻)

玛丽亚 你也许已经不习惯了,可是这儿乡间不比得圣彼得堡,一切都是很守旧的。

涅赫留道夫 是啊,在城里住久了,就会把这些旧礼都忘记了。

[奇洪对马多娃做了一个眼色,马多娃站着不动,奇洪只能行了一个礼,退出。马多娃很熟练地工作,放下窗帷,安置好爵爷带回来的彩蛋。

[素菲亚忙碌地去查看一下被服,按按枕头。

素菲亚 两床被够了吗?亲爱的?

玛丽亚 要不要暖炉?

涅赫留道夫 不,不,什么也不要,姑妈,您还当我是一个小孩?

素菲亚 (笑着)没有讨媳妇,总还是小孩啊。

涅赫留道夫 (在屋子里走了一遍)唔,真的什么也没有变。这是我写论文的桌子,这是我用过的紫墨水,(望着窗外)这是我最喜欢的樱桃树……一霎眼就是三年,真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样,特别使我高兴的是你们两位还是一样的康健。

玛丽亚 我们没有变,你可变了啊。你看你这身军装,要是在路上,我们都不敢认了,对吗?马多娃。

马多娃 可不是,还留了小胡子,真威风!

涅赫留道夫 唔,(笑着)留胡子,这是我此番回来最给人注意的事了,乡下人望着我,尽笑,可是这有什么办法?当了军官,照例得留胡子,不管你什么年纪,这是一种习惯。(似乎是感慨)在一个环境里,人就没有法子不遵守这个环境里的习惯。

素菲亚 对了,(频频点头)这才使我放了心,特米德里,你真的是大人了,(对玛丽亚)对吗,玛丽亚?我们谈起你的时候,老是不放心,怕你会变成一个革命党……

玛丽亚 对了,特米德里,你知道米哈洛维基伯爵少爷的事吗?

涅赫留道夫 不,什么事?

玛丽亚 (低重的声音)为了参加了一个秘密组织,被充军到西伯利亚去了。

涅赫留道夫 哦,这,(想了一想)你们倒可以放心。我并不赞成虚无党,我讨厌他们攻击政府所用方法的残忍与秘密,我反对他们的暗杀和流血,不论怎样我总觉得杀人不是一件好事情。

素菲亚 (不等他说完)是啊,想起你要去打仗,我们心里就难过。

涅赫留道夫 (笑)那倒请你不要担心,少则三个月,多则半年,我一定回来。
(安慰她们)那时候,我在这里住下来,跟从前一样,给你们讲故事,斗小牌,好吗?

玛丽亚 (已经带着凄楚的声音了)那,当然好咯……

素菲亚 (想起了似的,站起来)怎么的,卡丘莎这孩子,要她准备的点心……

马多娃 (连忙开门)卡丘莎!(出去)

[涅赫留道夫听见讲起卡丘莎,好像立即感到一种喜悦,无目的地站起来听着。

[马多娃声:“要你把点心拿来。”

[卡丘莎声:“噢,我就来。”

涅赫留道夫 (有意无意地)唔,今晚上的月亮真好。

素菲亚 你还记得,有一次在月夜到小河里去划船……卡丘莎也……

[话未完,卡丘莎上,她这一年是十七岁,穿着一身雪白整洁的衣服,系着蓝丝带,头上裹着绯红纱巾,端着点心进来。不高不矮,长眉,眼角微微斜上的眼睛,从乌黑的眼珠里放出一种纯洁的光来,把点心放在桌上之后,对涅赫留道夫微微一礼,含情无语。

玛丽亚 瞧,你看她长得这么大了,三年不见,完全改了样了。

涅赫留道夫 不,一点也不,还是咱们的“小卡丘莎”,唔,(对她)你今晚上真漂亮。

卡丘莎 (低声地)不,今天是复活节,让天上的主给你降福。

涅赫留道夫 多谢你,“小卡丘莎”!

素菲亚 (从口袋里摸出一个钥匙给她)卡丘莎,到我的柜子里去找一下,看还有没有法国香皂,你记得,特米德里是爱用玫瑰肥皂的。

卡丘莎 (低声)嗯。我就去,干妈。(翩然而下)

玛丽亚 这是素菲亚让她这么叫的,上了年纪,人就觉得孤单,让她这么叫,比较亲热一点。……你知道,她现在可不同了,晚上念小说给我们听,昨天才念完了屠格涅夫的《寂寞》,这孩子真聪明。

素菲亚 所以,我们就不将她当下人看了,看有机会,还想给她多念点书。

玛丽亚 真的,这孩子可真有本事,能做活计,又会做菜,所以上上下下的人,没有一个不欢喜她,……特米德里,你觉得……(发觉了特米德里在沉思)

涅赫留道夫 (卡丘莎惊鸿一瞥地下场之后,他就若有所思,对于两位姑母的话似乎不曾留神细听)唔,您说……

玛丽亚 对了,你累了,休息吧!

素菲亚 (对玛丽亚)什么时候了?

玛丽亚 怕快要一点了。

涅赫留道夫 我倒不疲倦,姑妈们可应该休息了,姑妈,祝你们晚安!

玛丽亚 好好地安息,出门人,冷热要当心!

素菲亚 对了,明儿早晨你吃什么?茶?还是咖啡牛奶?

涅赫留道夫 什么都可以,现在是大兵了。(笑)姑妈。

素菲亚 好,我叫卡丘莎给你准备。亲爱的,好好地睡,有你在家里,我们也睡得安心了。走吧,妹妹!

[二人下场。]

[涅赫留道夫打了一个伸欠,很心烦似的,走了一转,望见窗外一连串火炬,在白蒙蒙的浓雾中经过,远远的欢呼声,回身来,闻叩门声。]

涅赫留道夫 (不自觉地,低声地)卡丘莎!(亲自过去开门)

[奇洪拿着茶壶登场。]

涅赫留道夫 唔,我的老奇洪,等我自己来吧!

奇洪 不,小少爷,能够伺候您,这是我的福气。

涅赫留道夫 好吧,放在里面去吧。对了,奇洪,你来帮我一下,把我的箱子打开来;怎么样,你家里的人都好吗?

奇洪 (一边给他打开箱子)谢谢你,这都是主的保佑。

涅赫留道夫 你的孩子们都已经要进学校了吧。